

奇夫

電影就是城市的Anchor

不久前訪問張經緯導演，他的一部半小時短片不僅成功在影院持續上映，他還把文化講座也搬進放映廳，他說他堅持的理念是「作者已死」。電影的故事，只有到了觀眾那裡，意義才算圓滿。像奇夫這樣的影迷，他應該最為樂見。

奇夫很神，僅僅憑着影碟機中的定格功能，按圖索驥，幾年之中走訪了幾百部港產片在香港的外景場地，從春坎角到牛頭角再到沙頭角，從鯉魚門過汲水門再到屯門，不計其數。

僅僅為求那現實印證虛幻的一瞬間滿足？No，他說，他是在二度創作。「是不是Art我不敢說，但至少是a piece of work。」奇夫就是個不願公開姓名和面容的頂級影迷。 ■文：梁小島



■ 跟隨奇夫(戴黑帽者)的影迷甚眾。 攝：張道恩



■ 南固台的古宅仍引人無限遐想。 攝：張道恩



■ 奇夫(戴黑帽者)發現，電影成為城市的最佳記錄。 攝：梁小島

2月末的一個周六，陰雨，早春的濕寒依然無減灣仔軒尼詩道的繁忙。這裡叮叮車、排隊等紅燈的私家車、公交巴士有條不紊又彼此穿插，各式商舖、住宅混雜，轉角、抬頭之間，凝神一看，或許有似曾相識之感。帶着黑色棒球帽，一身黑衣的奇夫出現了，他一手拿着打印出來的影片畫面，一手指着實物，提醒你那些路邊消防栓、西餅店還有那棟某某大廈，曾在《文雀》、《綫人》，甚至《蘇絲黃的世界》等電影中出現。然後，跟隨着的數十人便發出「哦」的恍然大悟一聲。這些人並不是遊客，有的隨後要起飛去公幹，有的是年輕情侶以此拍拖，也有端來相機的攝影發燒友。

現實與虛構

面對平日返工或購物已熟爛得不能再熟爛的地方，大家眼裡竟然閃現出好奇和新鮮的神色。這是奇夫第二次與民間熱愛香港歷史的團體 Humanity Republic 合作，帶隊進行「電影現場漫遊」。上次在中上環尋找港產電影的蹤跡，曾讓不少「哥哥」張國榮的粉絲不惜越洋參加，而這次的主题是灣仔。

「再不去看，就都拆完了。」聲音洪亮，語速極快的奇夫說。為了這次導遊，他之前按着設定的路線，鑽入灣仔南區又走了3次。從1980年代的《第一類型危險》、《阿郎的故事》，再到《阿飛正傳》以及最近的《火龍》、《月滿軒尼詩》，都逃不過他的火眼。

「看杜琪峰的電影要很小心，他的剪輯很跳躍。最經典的是《文雀》，開頭明明在中上環，結果卻跑到了觀塘。」如果九龍和港島的錯接還算明顯，那麼區分上環和灣仔舊區並做出合理解釋，不但是影迷層次那麼簡單。「《文雀》一場戲，劉德華和印度佬追逐，實際是一個在上環永樂街跑，一個其實在灣仔。為甚麼看戲的感覺還算流暢呢？原來這同歷史背景有關。兩個地方都在19世紀50年代開始填海，才導致街道的發展形態比較相似。可能導演都沒有留意。」

他隨手還拿着一部電腦，行路的歇腳處，乾脆播一段電影截取片段，「天地作證」。眨眼之間，一眾港產電影被他部部剝脫眼前。見他如此聲情並茂，身邊不太熟悉香港電影的行家，不覺皺起眉頭。「這些地方和掌故倒是有趣，但即便我看過那些電影，又怎記得哪個街角哪間土多？」

迷戀的是掌故

奇夫絕對是「想多了」那類影迷，這點他也承認。「上次我帶的團裡有一個導演，和我交流想法，他說就是你們這些叫做評論人的想多了。我絕對是想多了，但這沒有關係啊。電影給了我一些landmark(地標)和漂亮的海報，

讓我能去認識這座城市。不然，無緣無故在城市中行走，你不會知道該看甚麼。電影就是城市的anchor(錨)。」

他大學唸BBA，再去加拿大唸MBA，畢業後回金融業打工，自始至終和電影沒有交集。他對電影圈並不熱心，沒有人脈也無相識。既不會去找導演論證，也沒有圈內人出來抗議，那都超出了他的底線。他要保持一個旁觀者的角色。「有一些從日本飛來很hard core影迷，每到一個地方，一定要走進房間裡去看，或者找到和電影裡一模一樣的角度來影相。但我不會，找不到也就算了。我願意自己去詮釋電影背後的東西，進行二度創作。導演或許沒有這樣想，但我自己做了一個串聯，重新理解香港是怎樣一回事。」

他只是對香港的歷史掌故有興趣。

他記得兒時在沙田某公共圖書館，靠各種百科全書、掌故軼事度過童年的漫長時光，建構了對各種傳說和久遠年代的想像。他住過徙置區，自稱「沒人比他更熟悉沙田」。父母進市區返工，只能寄望婆婆能帶他「鄉下仔」進城，看街景於他，從小就是一件大事。看電影，是上了大學才開始的興趣。直到幾年前他生了一場病，在家休養的日子，他「狂煲」港片，從80年代的開始，看着看着，也看出了香港人日益強烈的自我意識。「新浪潮開始關注本土的東西，所以多了很多外景，和之前邵氏拍古裝或民初都不同。但是03年以後，因為合拍片，畢竟要照顧內地市場，太微觀的東西，不太能引起觀眾的興趣。但也有部分的導演比較刻意去尋找香港的小地方。」

影迷的視野

2009年是香港電影誕生一百周年，奇夫也在這一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電影書《電影現場之旅(港島篇)》，結果的是他多年來行走、記錄下的文字和圖片。

「我一開始有一個更大的計劃，把所有80年代以來的港產片的外景做一個index，當然我知道這個不可能。後來變得現實些，就找一些當年賣座或者口碑好或者自

己喜歡的影片去找。」

既然電影是對現實生活的再創作，他為什麼不可以根據電影再創作？他這樣想。探尋的過程中，他對一些城市迷思也產生了自己看法。比如，大角咀、天水圍。

「我去大角咀是因為《大事件》。我在香港生活了30多年，從來沒有特地在那裡走過。只知道那裡舊樓多，居民收入水平相對低。但那次當我下車後，就發現整件事不是你想像的那樣。其實那裡的生活都很悠閒，居民有很多車房，狗不會吠人，貓在曬太陽。」

「天水圍早幾年被標籤得很厲害，後來許鞍華也拍了天水圍，我進天水圍發現那裡完全沒問題，不過是很多公屋。我自己都是公屋長大。那次要找的景點有的沒有找到，但我路過了一個公園，看到裡面有很多小朋友還有南亞人，他們都玩的很開心。」

他在最近的尋訪中，也開始喜歡和街坊聊天。「我專門找比較舊的士多，先買點東西，再和他們聊聊最近拍的電影，也多一點了解城市生活。」

幾年前他再次進入學校，修讀了一個和金融、電影都無關的通識教育碩士課程。「不排除以後教育，本身也對這些議題有興趣。但是就是business來看，純粹的business專業學習已經不夠，因為外面的世界正在變，知識要融會貫通。」所以他即便做影迷，也要有自己的視野。

■ 手拿影片畫面的奇夫，細述電影中的場景。

攝：梁小島



■ 灣仔的新舊混雜風貌，也回歸消失。 攝：張道恩

微語錄

以小見大，或是新鮮八卦。微博時代，每周精選語錄，是以記之。(以下均轉載自新浪微博)

林憶蓮(音樂人)

我並不在乎臉上有多少皺紋。我只有在乎活得快不快樂。2011

熊培雲(公共知識分子)

網絡社會正在成形。假如我們還是各顧各，對公共領域的事情漠不關心，對他人權利受損漠不關心，對我們的自由得而復失漠不關心，對想怎麼上台就能怎麼上台的公共政策漠不關心，這就過不過是一副讓我們隨時能夠沉淪其中的新麻將而已。我們相親，我們相親，我們相親，我們無所作為。2010

胡泳(北大學者)

(轉貼)南懷瑾：你們太忙了，給名困住了。名氣越來越大，演講越來越多，消耗也越多。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，消費刺激生產，但人不是物質，人的生命、精神消費太多，生產反而沒有了。人消耗的地方越多，接觸面越廣，知識也越淵博，越淵博消耗越厲害。2019

李香蘭 深挖香港

你還記得多少件小時候自己或家人的糗事？你還記得哪位鄰居木工了得、創意非凡？又有哪位鄰居因為搬遷而戀戀不捨？李香蘭都記得，她不僅記得，還把他們都畫出來，都寫出來。

李香蘭的真名叫梁曉文。1986年出生，獅子座。她在作自我介紹短短幾分鐘內，為我畫了一幅速寫。畫上的人局部細節誇張，充滿喜感，怎麼看都像一位懶洋洋的收租婆。據說，她上月受邀參加法國第38屆安古蘭國際漫畫節，就當場為每位來訪者畫像，還引來後美少年大排長龍，有本事把陌生人變成了朋友。

尋找香港小故事

她的畫筆充滿善意和溫暖，亦如她2009年獲獎的圖文書《上·下禾雀》，一本講述她出生和長大的新界村莊，做了一輩子沙河粉夫婦，早年上海遷來的理髮師傅、打蛇捉鼠的高手……不過20多歲，卻對老舊的人和物有着超然的體悟，而這一切來得全無刻意和做作。《上·下禾雀》之後，她在報紙開專欄，和另一位朋友搭檔，每周尋訪一個小人物，再用圖畫和文字的形式表達出來。

「好像我碰到的一位的士司機，原本想問他關於開的士的事情，誰知走進他的家，滿屋都是他收集的剪報，分門別類。有專門關於的士車禍的新聞，以此警惕自己。還有他恨憎何鴻燊，就收集了所有關於他的醜聞，取名《榮哥外傳》。真的是好好笑。」

「還比如沙田公園每周有兩日，會有一幫老人家出來載歌載舞，其中還有坐着輪椅鼻插氧氣機的老伯，後來才知道他們有很多已是癌症末期，申請公共空間跳舞，是為了爭取時間享受最後的快樂。」

她搜尋小街小巷，帶著對周遭的好奇，發現了惹笑不已又令人感動的小故事。她本來怕扎堆、怕和陌生人打交道，而正是借助一個一個的工作計劃，逼迫她去敲門陌生人的家門。「我要深入淺出，挖到最底。」結果她看到了被很多忽略的「精神」，「就是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。」結果，有南丫島開書店的書畫老闆，有70多歲仍專注做麵粉花的婆婆，甚至還有在動漫節上玩Cosplay的少男少女，誰說香港人鐵板一塊？

經年累月的人情世故

她也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從小到大住村屋的姑娘，但她

從不羨慕市中心的石屎大廈。儘管家屋靠山，雨季潮濕並且時有山泥傾瀉的危險，還有各種蛇蟲出沒，但大家庭的德行倫常、鄰里之間的互相依賴，讓她對自由有了特別的態度。「本來在理大唸設計，後來發現自己的創作要受制於客戶的要求。」她發現自己喜歡影像創作，又去城市大學報讀創意媒體，「可是原來影視創作都有特定的模式去遵循，於是又放棄了。」拿起從小就離不開手的畫筆，表達的空間一下子大了許多。

影響她的還有經年累月的人情世故，以至於她在「年輕作家創作比賽」前，已開始用畫筆和文字記錄自己的村落。「本來是我的畢業作品，可是畢業後，覺得有必要繼續畫下去。」同樣是熱愛畫畫的媽媽在女兒的書出版後記中寫道：「女兒在與老村民的訪談的過程中，讓大家集體回憶了很多往事，各人開懷長談，一說便說上



■ 李香蘭 攝：梁小島

一兩個小時。她亦漸漸跟鄰居熟絡起來了，真是以此意外收穫。」那是一副很溫馨和動情的畫面，然而她的藝術之路才剛剛開始，和所有以本土情懷出發的藝術家一樣，將來能走到哪裡，她的態度反倒非常開放。「我對在香港做藝術從來不覺得疑慮，總覺得還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東西沒有發掘完，我還想過讓香港的動物變成成人來講故事，類似的想法還有很多。」

除了為報紙和雜誌專欄，她每周亦去課室教人畫畫，3歲到20歲不等，「一班5、6歲的小朋友最能給我啟發。除了能維持生活外，還能從他們身上學到東西，這份工太好了。」

這次去法國參加漫畫節，對她是另一種觸動。「他們反倒是對我的畫畫風格有興趣，而我的故事，對他們來說，似乎不值一提。為什麼？人家隨便一條街道就有百年的歷史，怎麼可以相比？」但是，也有另外的啟發，出版社對她的鼓勵是，堅持自己。 ■文：梁小島